國朝名臣錄

別二

共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

卷之三

卷之四

金湜　韓　忠松齋

奇遵服齋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三

尹弼商

字湯佐坡平人景泰庚午登第策敵愾佐理勳封坡平府院君官至領議政燕山甲子被禍

世祖朝尹弼商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值夜氣嚴寒揣知
上意當恤獄囚意有問囚之事歷考京外囚徒罪犯輕重錄于小冊子置于几案而臥夜五鼓內官傳 敎促召刑房承旨入內弼商顚倒衣冠倉卒取袖錄囚小冊子而入內官引入于大內御寢殿廡俯伏 世祖臨窓敎曰今夜天寒倍甚煥室重裘亦所不堪況犴獄罪囚

觸冒嚴寒慮有凍死之弊遠外不可及也京獄見囚輕罪幾許重罪幾許其速盡錄以啓鄭商即應對以啓曰臣方任刑房刑獄之事乃臣職分也常留心於此已知厥數即見錄因歷數以啓曰某某司犯某某罪被囚者幾人語未畢 世祖大驚異忽拓窓命入寢內鄭商俯首入伏流汗沾背命賜酒進爵 世祖回顧向內語曰此乃吾寶臣也鄭商始知 貞熹王后御座密邇也益惶懼罔措而退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拜崇品可知君臣知遇亦自有機會也

成宗朝以 帝命遣魚有沼征建州有沼至滿浦以江水

未合擅自罷兵更　命尹弼商往征俘獲人畜及被擄
漢人遣使献俘　帝遣内官鄭同等褒諭建州之功有
曰押俘来献王之忠誠於先世可謂能繼於朕命可謂
無負矣仍賜白金紋錦領兵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亦
賜銀両
尹坡平弼商少時朝京訪善卜者問命途終始則曰平生
壽位俱隆但終死於三林之下其後廣詣卜師皆未解
三林二字遭廢朝之亂被竄于珍原寄寓邑内小茅舍
一日夕隣居人猜俘居耘手曰来日早朝齊會于上林
之田坡平偶然問曰何以曰上林田主人去此未五里

之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之稱坡平聞而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憮然若有失焉未幾廢主遣使殺之親族子姪皆流絶島安置伏屍野外過旬日不收而烏鳶不食隣犬不顧云 思齋摭言

成俊 明肅公

字時佐昌寧人 世祖五年己卯登第歷吏郎大諫永安節度使官至領議政燕山甲子被禍

公器局雄偉聰穎出衆讀書率不過數遍便成誦不忘又能財御儕輩推重以將相期之 睿宗朝以掌令見罷未幾特命復叙銓曹啓無缺職 上曰侍講院雖已罷其為後別設弼善以授之 上在儲宮為講官知公有輔弼之才故是命

成宗即位為司諫上書論時政十七事辭甚切直 上嘉納特陞通政授大司諫時兵伯昌諂事權門致位宰相

公論亦貪婪之狀言逼大臣 上欲慰大臣意兩罷之
丁憂服闋拜全羅觀察使陛辭傳曰卿爲大司諫知卿
忠直卿亦知予意常持此心終始無替
永安節度使尹末孫撫御失宜虜犯造山殺擄軍民慶興
府使羅嗣宗亦被殺上思得文武長才而鎭之公時爲
右叅贊特命公代末孫公雍容撫制夷民懷服公以虜
罪當問上書請征 上大悅許悰爲都元帥以公副之
大示威武自後賊不生梗還拜本道觀察使超崇政酬
北征之勞也
燕山戊午爲領相 主外若敬重內寔忌憚一日內宴見妓

妖艷身狎之公曰老臣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憮而

止甲子終被禍 並潛谷舊錄

洪貴達 文匡公

字兼善號涵虛亭咸昌人正統戊午生 世祖七年

辛巳登第歷翰苑春坊典翰直提學官至吏曹判書

典文衡燕山甲子被禍年六十七

公聰明穎秀力學不怠家無書每從人借讀必成誦乃還

鄉人有識者咸異之登辛巳科第三主司者得其券喜

曰他日傳吾家衣鉢者必此子也

丁亥李施愛之叛 世祖命許悰討之選公爲僚佐公上

賛元戎下理部伍左酬右應悉合機宜事平以功超拜

工曹正郎兼藝文應敎吏部擬授永川郡守徐文忠居

正啓曰其宜於文翰不可外補特授弘文典翰兼藝文
應教
成宗將幸松都時相請以女樂隨之公入侍夜講極陳不
可 上愕然改容曰幾乎失矣命停之（並南袞撰碑）
成化丙申祈戶部奉詔而來與館伴徐文忠相唱酬往復
發彈畧不相輸祈欲以多窮之作登樓賦無慮六十餘
韵公代文忠步其韵以呈祈賛賞良久附皇華集中自
是聲華益振世之求碑碣者與夫修葺沿革欲得題識
以示不朽者皆走公門凡有所適得公一語以道其行
則充然自為榮幸至於寫景寓懷長篇短什散落世間

者無不膾炙人口

有第在南山下就高燥葺茅為亭縱橫數丈扁曰虛白每公退則幅巾藜杖嘯咏其中若遺世者自羅畝之後益不喜人間事嘗有詩云山雨松風亦厭喧然一時朋舊慕仰風采輪蹄沓集公又歡然相對開樽於懷或投壺賦詩終日善謔見者不知為黃閣之貴平生與人無睚眦雖聞惡言他人所不忍者不與校獨於國事有可言者未嘗容默子弟或諫曰大人何不少忍為百口計公曰吾受累朝恩厚年且老矣雖死何惜終不為之改[illegible]

公於物無所留意惟耽嗜書籍夜以繼晝未嘗知倦為文
章優游有裕汪洋自肆率以適意為宗
戊午以來國家多事公憂之乃上疏累千言其畧曰人主
無所於屈惟屈於大諫而已屈而從其言使治道高出
百王則所謂暫屈而永伸也又諫畋游曰近者內則雷
雹示災外則戎狄構禍宜上下交修以弭災消患為務
獵獲雖曰奉　宗廟令之被殺擄者皆　先王先后之
赤子也欲以獵獲致孝親其享之乎每入侍必移晷論
各主頗厭之又進十餘條皆宮禁秘事反復開諷語甚
切直主益不平盡奪其官左授閑職

爲京畿監司有內壁家數以非道干請不得願遂搆譖于
內流于慶源公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佃卒致位宰
相本非吾所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是復吾舊耳
亦復何恨乃怡然就道尋令遠赴京獄七月某日行到
端川承命官馳至授一策書于公閱覽再拜曰 上命
臣死矣從容四顧神色不亂遂就縊並潛谷舊錄

洪貴達非徒文章可重爲人亦勝流也燕山主忌而殺之
世傳金悅卿嘗議之曰貴達爲文章天下可笑事豈全
之言出於戲耶申象村晴窓軟談

余觀於故判書虛白洪公之文而得其所謂大節者論拒

諫打圍兩疏是也方燕山淫虐之日欲敗度縱敗禮以
人爲嬉以殺爲僇屏論思之臣罷諫諍之官言或逆耳
駢首而戮磔之其凶暴之威其不可犯之勢譬如虓怒
之虎磨牙鼓吻盛氣以向人而乃罷握持正論反復開
陳以蓄其所欲有如端笏治朝與明主論說至今百載
之下其引筆伸紙神閑色定視刀鋸如軒冕之氣象在
人目前嗚呼壯哉世有以從君於昏徒死無益歟公者
此則責備之未能權者也　成廟之恩不可負而委身
之義不可忘匹夫之逃不可爲而色擧之智不可用則
當前直路更無他岐只一死字爲安身立命之地而蓋

與無益不可許也（愚伏鄭經世樵文集序）

燕山甲子洪文匡公貴達被禍其子彥忠亦被拷掠謫配眞寶自分必死擬古人自挽作碣銘云大明天下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半世迂拙文字之攻在世卅有二歲而終命何云短意何其長卜于古縣茂林之鄉靑山在上灣碕在下千秋萬歲一過斯野指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矣（東閣雜記）

表沿沫

字少游號藍溪新昌人 成宗三年壬辰登第丙午
重試賜暇湖堂官至兩館提學同知成均燕山甲子
被禍年六十八

佔畢先生爲咸陽郡守薦公孝行于監司公移書數百言
請駁報牒而追攺之先生答曰足下有美行而欲避名
此所以不可及也僕識足下於京師積有年紀但以文
學推重未嘗聞有之性如是也今待罪邑長俞林吃吃
説足下治喪之美鄉長黨正又交薦之俞林信士也鄉
黨公言也足下豈不得爲孝子乎以如是之行聞諸朝

廷編諸吏丹他日鶚立朝端移孝為忠非足下誰望乎公天資醇美氣質穎粹佔畢門下摳衣者甚众有若曺梅溪俞濡溪金止止金顔樂金澗纓諸公皆以文章行誼大鳴於世而至於公必称以藍溪先生取重於當時道交者為如何哉

表斯文沿泳起自草茅有文學雅致一時名士多許可仕宦于京帶一婢名小德者僑寓市街之矮屋一日權叅判健曺叅判偉申叅判從濩連鑣往訪表欲置酒談飲呼婢小德使辨之小德聽之入內良久不出又招小德小德出曰已辨又入不出旋入旋出出入者凡五六度

而竟未有杯盤之辨表大怒勵聲叱之申參判笑曰無叱此語見會論中左右曰何也曰不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予此甚不妨無叱滿座絶倒慵齋叢話

表沿沫居藝文館諸先生侵暴新官徵禁內設女樂飲酒爲樂爲上所知表與宴故例罷職歸自是鄉會有設禁內者輒去不留曰不忍更犯聖法也服父母喪一從家禮畢齋先生上狀薦其行命加一資秋江冷話

趙之瑞

字伯符晉州人　端宗二年景泰甲戌生　成宗五
年成化甲午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同年仍登第己
亥又擢重試第一歷校理應教輔德昌原燕山甲子
被禍　中宗反正後　賜都承旨
晉州舊有三壯元峰人謂驗於公葢以公司馬鮮頡亦第
一也藥城君魚有沼征建州選公爲幕佐時公年二十
六才望重於一時
燕山嗣位公乞外得昌原秋毫無犯愛民如子未久棄歸
卜居於智異山下扁其亭曰知足左右圖書吟哦自娛

若將終身者十餘年

公少時力為文章華聞大播而詩尤老蒼雅健其漫興詩曰愁坐清宵數漏籤朝来簾捲對山尖鶯含晚色啼深樹燕掠輕陰入短簷卧穩自　身慣懶家貧非是我為廉平生壯志消磨盡羞把菱花照老髯獨此詩在東文選餘皆散逸不傳（並潛谷舊錄）

廢主為世子時許文正琛為弼善趙斯文之瑞為輔德廢主日事遊戲專不留心學問只畏　成廟訓嚴強御書筵東宮官雖盡心陳講聽之邈邈趙則天性鯁直無當進講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至此臣當啓於　殿下

廢主甚苦之視如仇讎文貞則不然柔辭婉言從容開悟廢主甚許之一日東宮官同進請入侍仰見壁間大書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聞者甚危懼及即位甲子禍起先誅之瑞沒其家趙徒以輔德為心而不能量人度力深取觸忤受禍尤慘其視疏廣二子知幾遠引終脫危機相去遠矣（思齋摭言）

趙之瑞妻鄭氏乃忠義伯鄭夢周曾孫世家山林之瑞自燕山東宮時常諷諭切至深中其病燕山每憚惡之及甲子夏與鄭誠謹同時拿致之瑞自度其難免舉酒與鄭氏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其如祖父神主何鄭氏

泣曰當以死自保而已趙果見殺籍沒其家鄭氏無所
於歸其父曰家已敗矣盍還本宗以觀其終鄭氏以義
絶之曰亾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宜中負且
亾人之妾別有第舍可以往依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
哭泣致祭如聞中使到境即抱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或
至數日以終三年反正之後遂復舊家奉祀事如常一
邑稱之旌其門陰崖雜記

鄭誠謹

字而信陟之子 成宗五年甲午登第歷修撰直提

學承旨燕山甲子被禍

公性勁直志不撓屈嘗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

潔共請舟中久鬱盍往一見殊方之寺公曰渠輩可往

不須我往我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置佛焚香階庭列

植橙橘葡萄等果樹不過如是耳與我國寺刹何異我

不須往及至島主家島主憚於出門祇命公踞胡床于

門外令譯再三督令祇命如儀訖及設宴慰島主之與

欲贄獻不過匹扇佩刀握椒辦香耳盡收一行所得合

封一器臨發舡回還從價倭而送于島主島主特送人以其物來請分與之 上准其請公啓曰臣在彼不受到此而受前後異心誠不願也 上不能強還授而送

成廟賓天公獨行三年喪由是廢朝罹非命之酷公之子舟臣傷慟亦死（並詳聞見錄）

鄭承旨誠謹平生耿介一段忠赤圖在緗簡無容贅也燕山朝流落不偶慷慨作俚曲中夜悲歌以寓其愛君繾綣之意僕嘗採其辞忺以詞其一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心似子心苟可似天下寧有是思之縱難能無疾猶可已其二曰桃李媚恩先競此色婉娩老菊終亦花寂

歷誰省晚霜風掃卉空孤芳託秋苑其音悽以婉其辭怨而直悱徊眷戀抑而復揚亦詩人之遺意也楚騷哀長沙賦苦雖古雅淺俚之有殊逍遙此心千載同貫使人聞之不覺膓摧而涕下也（龍泉談寂記）

鄭承旨誠謹燕山朝以忠孝遘禍子舟臣梅臣及梅臣之子元禎元獜元麟之子孝成俱以孝行旌門凡四世而旌表者六古未嘗有也世謂鄭家為孝門李安訥詩曰一門忠孝六旌閭是也（芝峰類說）

朱溪正深源

字伯淵號醒任又默齋一號太平直逸　太宗大王玄孫燕山甲子被禍　中廟朝贈爵一品旌閭

朱溪正深源經明有行兼通醫術性忠孝不喜巫佛平居冠帶手不釋卷殿講通四書五經進階明善大夫年二十五凢前後五上書論治道或允或不允又進論叔母夫任士洪不道異心失意於祖父議長湍又議伊川上書請見病父母言語懇至得允丁未年宗親科試講經史擢第一人賜藥賜酒賜階二品而不封君以前有忤祖父之過也 師友名行錄

宗室朱溪君姿性嚴明學問精深且有鑑識當　康靖大
王朝侍從官論任元濬及其子士洪奸邪見罷士洪妻
即深源之姑備知其父子情狀詣闕極陳其陰邪曰
殿下不聽則終必誤國家臣先伏罪不負　祖宗在天
之靈因泣曰士洪實臣姑夫臣父聞之必怒臣爲國忤
親臣切惡焉遂痛哭而出　上感悟竄士洪於外至燕
山亂政士洪誣搆深源併其二子而殺之用事十年魚
肉士類國祚幾傾人皆服其先見 續三綱行實
朱溪君有先見之明　成廟朝知姑夫任士洪奸邪上疏
力辨燕山末年士洪用事譖殺之　中廟即位嘉其忠

義贈爵旌閭蓋深源之意我為宗室至親當與國同休
戚豈私一家之姑夫乎今讀其疏凜凜有生氣（稗官雜記）
朱溪正非但解理學亦能綴詩雨後晚望曰一犂春雨杏
花殘處處人耕白水間獨立蒼茫江海上不勝惆悵望
三山到雲溪寺曰樹陰濃淡石盤陀一逕縈迴遶澗阿
陣陣暗香通鼻觀遙知林下有殘花（謏聞瑣錄）
公嘗有作贈金大猷其叙曰時大猷與童子數輩讀書于
城西別墅僕與南伯恭訪焉其詩曰世路自多歧後進
爭長往繁辭受啁啾異議紛擾攘龍門餘剞絕我懷誰
滌盪吾子固囂囂理瑟惟所賞三月鮮忘味暗香徒像

想爾容何淒淒爾心何宕宕聽者日以多我地日以廣
金聲與玉振也應在吾黨小子本狂簡縕衣來函丈要
聞履霜操為我歌慨慷景賢錄
安時叔問於默齋先生伯淵曰伯虎或曰隘或曰仁或曰
聖何哉伯淵曰君臣易位之際知大義聖也不知天命
去則君為匹夫之理隘也一死生而無疑知大義而安
之仁也時叔又問氣之有理猶卵之有黃乎伯淵曰不
然卵之黃也固有理氣卵之白也亦有理氣有象者氣
也不見者理也判也則非理氣也時叔又問佛於道有
知乎曰有知曰如知知則其說教何為忤於聖人乎曰其

心譎其道私而體未嘗不在於教人純善也時叔大叔
伯淵曰古人無法婚姻附遠厚別毗亦後世所作余曰此
言有理然不可使聞他人也伯淵曰固當固當並秋江守姑
丁丑八月八日晝講侍講官趙光祖曰朱溪副正深源年
纔二十餘歲見 成宗陷溺任士洪之奸而莫之察也
同處一家盡知姦術慨然痛憤當 成宗未寧之時懇
請面對傳曰非關於 宗社之事則不須汲汲面對啓
曰此大關於 宗社之事也 成宗即許面對極陳士
洪姦譎之狀曰此乃他日敗國亡家之人不可苟容於
署也因痛泣流涕恨不即斥去其爲國之心一出於至

誠故不許族屬之親而為此啓也厥後 成宗不能遠任士洪與為婚姻幾微不杜卒致敗國之禍若非天命人心之所屬則國幾乎亡滅矣二十歲之時識見高明擧國之人莫知其姦而獨能知之忘一己之私為國之心忠言凜烈於君父之前則其人之節義斷可知矣寶城君愛士洪而令深源父呈不孝之狀 成宗不罪之將為大司成而用之矣頃者撰集廳欲上忠臣圖至模形作文有一郎官指金安老乃蔡壽之壻也沮之深源為蔡壽族姪而蔡壽乃輕薄之人彼磊磊落落者豈許壽而與之交哉壽以此嫌之乃成言曰深源於母不為昏定晨省

何為忠臣孝子乎今入侍宰相訊不知斯人之為大人君子而以一郎官之言廢其忠義之名使之無傳焉豈不痛心哉領事鄭光弼曰浚源之事無如臣之詳知也

成宗實錄修撰時臣適受浚源事而修之士洪為朱溪三寸而奮不顧身為國盡忠再請面對力陳士洪之姦無有忌諱 成宗灼知士洪之姦自朱溪始也其言明有徵驗身且被戮言之於悒大司憲崔淑生曰浚源節義至大國家當扶植綱常崇尚節義則如此見識明達國 忘私之人不可泯滅於後世也 上曰浚源之事不知以其故而不錄褒贈之事議于大臣可也 靜菴集

[illegible]

鄭希良

字淳夫號虛菴成化己丑生壬子魁司馬嶺山元年乙卯登第選入翰院賜暇湖堂戊午史禍竄謫義州庚申量移金海辛酉蒙放居喪居廬壬戌逃去不知所終

公幼而聰敏不類羣兒考參議公贈東方輿地勝覽曰此學文章者所先覽也汝他日謂我具眼也辛亥國子課試作梧桐賦大爲申參判從濩所知行狀

鄭希良淳夫好高節恥與惡人居恥與惡人言博文多學尤深於易數 康靖王甍七日既成服率太學諸生上

疏言爲　大行作佛事事所言太切讁西海尋釋之其
年擢大科以文學重於時在翰苑極言禁中事眉叟記言
金馹孫獄起事及史官杖流編管于義州同日去國者二
十有七人庚申量移辛酉以天變蒙宥還即居廬于德
水先壠時廢主荒亾敗度國事日非公常時憂憤以楚
大夫屈原自擬況于祖江是壬戌五月五日也以遺文
賑奠于高陽星山有人題其墓云惆悵飇輪何處邊水
雲蹤迹去悠然東人尚道千年事楚俗同悲五月天甲
子已知危戊午翰林爭似作神仙虛墳親墓今猶在與
我先塋隔一阡公素明於易理善推步嘗語家人曰甲

子之禍甚於戊午吾其不免矣後自沉江以自絕于禍

世或謂之遺世羽化詩人之語蓋指此也(行狀)

鄭希良性氣強健能食生果子數斗而不脇瘡又能飲啻日吾飲濁酒則三大器清酒則二大器燒酒則一大器量為差減必先洗脇次不喜杯酌禮飲但喜大碗健倒耳業文能詩善陰陽學都下以算命名聞者必往而質之曰安庸耳但服吳主簿順亨曰此人推算必精究無虛但惻於世道不盡其術耳嘗自算其何以其時位不定歎曰若在某干當大貴在某干則凶惡不可言每有逃世之志登第為翰林戊午之禍竄謫義州量移金海

蒙放丁內艱守墳一日獨出散步于坡壠間童僕尋之則曰爾為我入山採筆管菜來吾思食之既還則不見於是家人四散蹤迹無有云必赴水死海平君鄭公耆叟乃君之族也啓燕山令郡縣物色之燕山曰狂奴逃死何用尋為竟絕影響時人或疑不死謏聞瑣錄

虛菴自少有文辞頗工於詩晚登第入內翰善推算知人吉凶嘗云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不為進取訐燕山朝史禍之作蓋在戊午之歲虛菴曾有龍灣之謫故也居憂德水縣南一日散遣童奚大者薪蒸小者挑菜俾供夕爨獨守空廬老蒼頭意給使閽人不淹刹徑還則虛菴

不在矣呼隣人四出細蹤之只見南江即沮江上流也敝屐二隻脫在沙汀疑必沉江募水師或舟或泅遍江上下竟不獲其屍未幾燕山主荒虐滋甚誅殺大濫所謂甲子禍也虛菴在則難乎免矣人以為避迹自晦未嘗死有人於妙香古刹遇一衲雖自謂寒乞形頗非緇俗容止心異之他日物色更訪不知所之其為虛菴無疑云或言道傍一院壁上題二絕云鳥竄頹院穴人沒夕陽泉山水為家客乾坤何處邊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笻遊宇宙嫌鬧並休詩此亦必虛菴作或曰好事者題去以疑人非虛菴也凡溺水者氣盡屍必浮此或吹著

江渼若自沉入水必近邊絶出而進至竟無所見何也
遺空屐着岸示人以溺死之迹尤可疑也推驗甚奇事
多前知豈自覺必被禍斁形迹命耶天下無此等異術
人不可謂之必死也但外制未闋嚴顔在堂而果於遺
世此不可知其或恐累相及寧負亂倫之罪姑為門户
計耶皆不可知也余在德水隣於故里里中有識者所
云皆然且曰人之好詭樂誕者信不可律之常理况迸
信荒昧剖棄天彛無故遽隕於不測之淵尤不近情此
可謂不死者之明證云 龍泉談寂記
容齋李狩謫巨濟感念存没作十絶悼淳夫詩曰斁亂紛

紛亇古騰此公心志不模稜楚江何處弔遺佩願寄經
筒五采繩注曰壬戌五月五日沉江而沒
卜者金倫少時遊平安道香山寺處逢一方外之士名字
千年者從行遊歷諸山幾六七年得授數術以覲父母
辭還嶺東本家仍推數斷人吉凶禍福百無一誤千年
與倫期於己酉年來江西縣之九龍山詩我云手書贈
詩曰八十山中老三彭已掃除人間應不學寫伴意無
餘雪榻蟾光冷雲窓日影踈誰知無累鐵亇代自清虛
歲丁白卯月指春暵既望日松竹處士愚齋稿然只記
秘趣非流下世云耳又至丹溪贈詩曰倫開一醉是天

遊箇裡江楓挽客留啄木峰高天若近秀林亭下地疑浮二娘䰟魄千年事九曲江聲万古流䑓海久䕫塵惱攪丹溪此日洗吾愁黑蛇之歲愚齋書其侍奉小奚年可十三四亦手書贈詩曰天地無家山水客生涯一句意　如𥁞痕山路白雲鎻月影清泠竹影跡又書一詩曰碧山雲万疊滄海濶無邊爲問縁何事歸心北闕懸詩格高古筆迹奇健至於侍児詩才筆法亦不凡非尋常方士明矣有鄭希良者燕山乙卯登第爲藝文檢閲戊午屬史被禍謫未幾得放遭母喪居廬于豊德地常謂子弟曰歲甲子則士林之禍復作我輩亦且不免云

壬戌五月初五日步出廬幙門外久不還來家人怪之尋迹至江邉見两草屨棄在水際無去處因為沉江而死後西方山僧或云與僧往來諸山或嘗識希良面顔者分明認見或云長髮為方士秘迹往來棲息於諸山或贈詩句流播於世人争口誦金倫常從行見其所錄生年月日五行甚詳來京師有申判事景洸好卜書錄士人達官五行常自推卜驗之希良五行亦錄於其中倫往訪景洸坐談間仍閱其書錄至希良五行忽驚動曰是吾師李千年八字也以此言者益疑希良不死至今存云 慵齋摭言

或傳嘉靖間陶叟李先生讀易於小白山中有老釋訂正其句讀甚善先生疑其為虛菴也試問之曰釋知易乎辭謝不答又問釋知鄭虛菴乎曰虛菴為誰先生為言之曰然吾嘗聞其姓名亦畧知其為人也曰世既易矣禁亦釋矣虛菴不出何也曰其人者亡去毋死不終喪不孝事君亡君之命不忠毋有不忠不孝而亡於世也先生心以為虛菴也欲厚禮之釋起去乃不知所之云

陶叟記言

戊戌九月二十七日無料中閱虛菴詩頗似古人風格非如叔季人物恨不及同時以吐出方寸然黃卷中如見

其人亦我一知己

庚子八月初八日暮抵安和寺（在松都）古壁間見虛菴題名壬子仲冬也墨蹟不甚爲風雨磨洗豈虛菴逃空虛餐烟霞倘徉山水間在人間耶未可見也（並肚齋日記）

青梅漢俞酒溪一時俱有盛名不若鄭淳夫其渾沌酒歌甚好酷似長公如尼月照心臨故國殘星隨夢落邊城之句極神逸而容裡又逢寒食雨夢中猶憶故國春有中唐雅韵春不見花猶見雪地無來鴈況來人雖傷離琢亦自多情（許篈惺叟詩話）

金千齡

字仁老慶州人成化己丑生二十一登進士燕山丙辰文科壯元賜暇湖堂官至弘文館直提學癸亥卒年三十五甲子禍及泉壤

兒時抱在乃祖膝上客得句曰雲收天際孤輪月使其祖公對未及乃拍祖公肩曰何不曰風定江心一葉舟乎甚奇之 清江詩話

公十一喪父十八喪母孑孑無依而穎秀異羣學術天就早以詩賦進士爲冠爲上舍生與諸生伏闕門抗疏駁朝廷事者再士大夫間往往稱公名以大用期之

公外和以容内剛以斷發言侃侃臨事軒軒聞善如恐不
能援見惡如恐不及去其性然也館中每言事取羣議
人各顧忌持異同公一言折之不以浮辭撓故欲言者
倚公為重嘗與同列疏沿邊築城利害語侵首議者欵
問之俄釋不問而又言事忤宰相或罷或左貶公左貶
為承文院教勘
為掌令陛對援比經典證據今昔明白剴切不為支離無
益語語皆聳 上聽老宰相聞者相顧窃艱曰真臺官
退嘖嘖語子弟不休會以病未入對者有日 上問曰
近何不見金某久歟請辭不許賜告給藥少間即起供

職銓曹欲令公久在憲臺仍陞執義病再疏允其請然
謂公不當外除以弘文館直提學遷之以藝文應教兼
之應教選也非滑執文柄者莫宜居公辭褐纔八年凡
九遷爲今官宰相位可指日取而素恬退恥榮進每一
遷官輒不悅于懷又以病辭臺職不外授而內遷欲辭
之病因竟不能以終
公居甚貧筮仕皆從清要至三品官不作一間屋業所居
先人之廬僅容妻子而已無垣墻之限賓客之位尚能
爲其孤弟辦資裝娶婦不失時人稱之至是殯無所庇
喪無所具歛襲之費皆出於兩友

闍君之榜下及第也其官弘文也余為修撰其左遷也余亦罷故最為知君君貌簡靜見之若不可接而與人居言笑亹亹使聽之忘倦或把酒論古今胸懷曠然無芥蔕畛域真愷悌君子也 並提翠軒撰名行說

掌令金千齡啓臣聞臺諫論慎承福等特加至令甚難既為未穩今又陞李承元通政爵命之濫一至於此朝廷公器不可以私而輕與也歲稍不登必令禁酒乃為民省費況今年凶險近古所無乎不聽

掌令金千齡正言權達手啓謚號不可以私恩輕改雖不考例斷不可改朝廷皆曰不可改過不吝人君之美德

請速快從傳曰章忠二字固有間美愼承善之王妃之父功在
國家故初欲贈謚以忠反復思之謚法非如特恩之例
改之不可故從該司所議章成公云
掌令金千齡啓愼守勤尼斧守墳處令京畿監司五日一
給酒與素物豈可以人臣而敢受一道之供乎請收成
命不聽
癸亥六月帆義金千齡以病辭千齡外溫內剛不畏強禦
爲帆義語多切直事並遺
燕山甲子五月傳曰閔暉等令禁府鞫之千齡則已死順
門雖被竄可拿鞫六月傳于政丞曰千齡當處死其子

決杖逖外其餘斬之可也大抵為人雖有濟世之才所犯如是則不可以才之美而宥之且閔暐其性軟弱必為下官所卒其以此意照律政丞及禁府堂上以金千齡處死籍沒家產其子決杖一百遠方為奴閔暐等處斬書進傳曰此專是千齡所為而前日恃才傲心者也吾嘗求見中朝西笳其時千齡大喝止之果若人君求他國珍怪之物則可言而止之是何為非而敢言也由是知此人必為也其依所啓

容齋李荇謫巨濟悼仁老詩曰澹若秋空白露溥劉如砥柱鎮奔瀾百年名行伽倻記要倩宜春洒素紈(註曰仲說嘗咏)

仁老名行記欽倩士筆
筆迹以傳後故云

玉堂有一鐺可容五升酒飲者快瀉不容息則刻其名古
唯金千齡仲兄始追刻之許尚識小錄

朴誾

字仲說高靈人號挹翠軒成化己亥生弘治乙卯進士燕山二年丙辰登第選入弘文館爲正字至修撰甲子被禍年二十六　中廟反正贈承政院都承旨子寅亮文科叅判

公穎秀異常神骨透澈眉眼如畫望之若不似塵世中人四歲而知讀書八歲略解大義十五而能文章申公用漑見而奇之歸以女

時朝廷擇文學之士賜休暇溫習于龍山之讀書堂公寔膺其選與乍溪洪彥忠直卿同在暇會天變連名上封

事論時政十餘條指陳剴切事雖不施行士林洽然稱
之隨千秋使質華訓于中朝中朝人以公年少易之及
見公作驚曰奇才奇才
公在經筵五年慨然以遺補爲已任過事有不可必率先
先言之不必避嶭山主頗憚之雖宰相亦不悅也館貟
論西邉築城不利忤權臣意被問公時省親于外及還
朝聞之即其日陳其不可問狀䟽劄日三四上語皆激
烈人人所畏諱者公獨爲之盡踰旬日不止在列咸恐
公奮曰禍福者天也吾無如彼何而臣道之所當盡者
忠也盡吾道以得禍亦非所懼爭之愈力主竟允其請

直辭振朝廷然不悅者滋衆
公與同列上疏極詆柳子光陰邪之狀且論成俊李克均
阿庇子光不正議爲負國俊克均大怒詣朝堂請問又
屬目於公構以他事公與同列皆下獄獄言承風鍛鍊
幾不測公獨以直對坐罷職自是已知不爲流俗所容
遂放意山水間以文酒爲樂窮日夜不休醉輒把筆爲
文章皆出人意表若有物來相之者縱橫捭闔金鏘玉
振一倡而三歎有三百篇之遺音宜春南袞士華常嘖
嘖曰其天才也吾東方來無此作久矣
甲子春知製敎非其志也黽勉供職甚不樂每歎曰安得

山水寛閒之地卜宅一區墾田數頃農圃其中日與村老往来結酒社優遊猖狂以終吾年齒予

是時國昏滋甚清名之士殆不得自全是四月公竄配東萊縣慶尚道之極裔也將行與符訣曰噫吾無返期矣予亦必不久於朝若從我於南者幸甚旣已符果又出竄而以道里之隔絶竟不得相聞公就配未百日追繫京獄栲掠酷至卒就刑是年六月之十五日也臨死神色不變仰天笑者再而已

公孩提而學弱冠而成處心正持己簡書父母以色養待諸妹以睦妻子和室門之內融融然怡悅與朋友交信

而不苟見人善若已有之其不善者恐悖焉又不喜
紛華於鮮色泊如也居第在南山下名其軒曰挹翠四
壁唯圖書嗚呼世之論者率以公為文章之士而豈知
君之所得於已者又如是卓犖乎
公於書無所不讀聰明強記上下古今尚論人物氣節之
高下事業之醇駁文章之正變以至禮文之損益風俗
之異同周徧普悖若取諸左右而不必失悖之每使人
爽然又善於料量衆人所難處而不能決者卒然問之
而公應答如響施之無不當其可
哀我仲說生不淑于澡身為善神莫福焉君在鷄貢皎氷

玉兮學以爲己善自牧兮履仁佩禮蹈義躅兮澹如泊
如遺外慾兮年寔幼弱德則熟兮大科高膺進非速兮
玉堂經幃專講讀兮危言正色樂忠告兮有逆之鱗戒
莫觸兮君曰不然諂斯辱兮頷頷權門久趍伏兮君叢
其奸抗累牘兮何負於朝係牢獄兮人二其行君愈篤
兮自我捐之反而縮兮彷徉優遊樂亦足兮能嗜典墳
夜又夙兮高挹勲華追軒頊兮下窮三代逮季叔兮六
經之正濯而暴兮百家之長芬馥郁兮包括網羅靡不
畜兮倬爲文章揚穆穆兮山之五嶽水四瀆兮龍驤天
行絕凡俗兮空花現相駭衆矚兮才患其多禍之逐兮

上天瞢昧孰究鞠兮金朱焜燿被輿僕兮妻子與淪澤
九族兮哀哉仲說胡不穀兮淑人早隕堀處獨兮重以
竄還南海曲兮毒霧冥冥亘蟄滯兮魑魅哺摩咔虺蝮
兮狂狴狺狺獬獄兮鴟梟刺天嚇鳳鵠兮哀哉仲說
蹢且躅兮時耶命耶及梏梏兮東市日迫天地覆兮仰
空再笑神色肅兮哀哉仲說進此毒兮屈埋魚腹骨猶
鹿兮漢宮范滂晉嵇陸兮古豈無之君最酷兮壽止二
十又才六兮天胡忍斯不少贖兮彼之反覆生亦傷兮
惟死無愧榮袞服兮　聖神出治枯以肉兮爵命進加
光紀錄兮歆以新衣魂氣復兮父母悲啼子女哭兮何

以葬之緊金谷兮婦左夫右君先卜兮友人李符義以

屬兮偷生既多顔則𧴩兮湖海之遊逝莫續兮衣舄有

極徒阐閫兮文以銘之非爲墳兮哀我仲説安厥宅兮

並容齋李符撰墓誌

容齋謫臣濟悼仲説詩曰斯人合在白雲鄉一謫塵區海

變桑痛哭廣陵今已絶此生無復聽峨洋

權達手

字通之安東人號桐溪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登第

即補藝文館賜暇湖堂歷吏郎校理典山甲子被禍

中廟初贈都承旨

君少有大志犖犖不羣患時輩業科擧者擬拾猥陋力爲

古文著賦以相如楊雄爲祖詩文頗取建安諸家無所

作出後生爭傳誦之文選之學盛于世君之力也

君天姿魁偉襟度暢達與人披劉天眞笑語偘偘見者皆

知爲愷悌君子然持論謇諤未嘗枉己而循物故人皆

服其量憚其嚴竟以此取禍

喬桐主之立十年甲子將舉追尊之事下百官議于時酗怒方熾忤旨者輒遣害尸積于街滿庭洶洶莫敢立異校理憤曰何可斬吾命而陷君於惡乎議以為不可同列之士與御史諫官等義君言皆如其議主怒逐之居半歲逮捕前議者將寘于刑君曰倡議者我也餘人無與由是君獨僇於市餘皆得全（並南袞撰墓碣）

公之逮獄也或勸其納貨而免公怒曰死生有命何可苟也若老母之養則兄與弟在吾無憂矣其取結案也同囚有變辭而苟免者公責之曰汝心不定何若是耶其人大慚乞死

前死之夕謂獄中人曰凡人遠行必有祖送之事我明將行矣諸君何不相送耶乃酌酒而飲之舉止如常王義長直記

公夫人在咸昌擗踴號呼勺飲不入口設位以祭日三必親哭盡夜不絕聲淚盡繼以血既殆曰吾苟活至今日者欲及見吾良人之骨返此土也返必以吾祔又曰願以良人之兒正郎君之兒爲良人後使吾良人之鬼有所歸也言終而絕

權通之早上第爲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主所欲莫敢忤通之慨然以爲非　先王意仰中

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玉堂臺諫中首興論
者悖極法之時追治舊事究摘倡言者日滋酷刑皆旁
推先危剖發朽壞以訽先獨通之自引伏不為負以僚
自活計並臺員先發者鐵鎖以具獄吏衆之曰與其兩
死寧歸一而一生為臺者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臺通
之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甯果效我而為之耶即奮筆
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顏色
不變與之酒立盡吸就刑如平常人莫不歎傷之初通
之謫在龍宮縣被拿而歸也歷訣家累于永純里余在
咸寧村堤壘往省之通之引滿健倒執余手曰自首讒

奸從吏逢惡屠居士類者寧有終保予戒則死矣亦當
抉眼而覘之矣辭氣慷慨因泫然傳坐皆泣下悲襟通
之既不幸其未亡人泣血不食死 聖朝贈通之齊旌
烈婦門可謂節義成雙者矣其拜容意氣森爽在目思
之不覺摧心而傷骨也龍泉談寂記
通之甲子冬與余再繫獄栲掠倫至一日拉余手指曰天
日下有白氣亘空子亦見之乎余曰未也通之仰天良
久曰噫吾其死矣十二月初一日夜禍容齋詩話
容齋悼通之詩曰横衝白刃獨能前天遣妖氛驕日邊半
夜夢中如宿昔數行清淚濕寒氈

李黿

字浪翁號再思堂慶州人　成宗二十年己酉登第

官至禮曹佐郎燕山甲子被禍　中廟朝贈都承旨

父縣令公務取朴彭年女生子八人公其第三也縣令妻

禽之夕得異夢門知鮮鱉取而活之及生子果皆奇偉

名以是旌人比荀氏八龍而目公爲慈明

公以名臣之世好卓犖潔身高行亦嗜學非聖人之書不

讀偉然有大節秋江南孝溫稱之曰可以托六尺之孤

遊楓嶽有摩阿僧見公問之曰目睹萬物乎萬物入目乎

公曰目睹万物万物亦入目作格物物物格說

時燕山主狂暴日甚奸臣從史自為逞憾地歲戊午遂發
史局秘史据摭成案目為黨人加以不韙之名大鏺士
類於是故佔畢齋金文簡公為禍首濯纓金公馹孫寒
暄金公宏弼梅溪曺公偉錦南崔公溥暨諸名士俱不
免戮人之不足而至於戮尸刑禍之酷古未有也公在
太常議畢齋易名擬以文忠坐謫郭山四年庚申量移
羅州至甲子加罪黨人先生奴計欲竄貝以避公曰君
命不可逃也奴引李長坤事涕泣勉強終不許及臨刑
神氣不少變語益壯燕山聞之愈怒用加等之律縣令
公及諸子并流遠道

公少師畢齋一時名儒皆在門下相與砥礪講劘士林推

爲國器志業未究而禍及之

公文章峻潔如其人詩甚高雖在悄佩之際絕無哀傷怨懟之辞所著述放逸不收述志賦行於世濯纓於文少推讓而見金剛錄曰無以過也

公之死已百有餘年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其芬芳郁烈至今著在簡冊播於人口久而彌盛彼當時奸孽厚惡降罰鬼誅神殛遺臭穢惡苗裔不復齒於衿紳嗚呼世孰謂無天也哉並金清陰撰墓碣

南秋江師友錄云益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二家之賢萃

于一人 戊午史禍錄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之四

安瑭 貞愍公

字彥寶順興人天順辛巳生 成宗十一年成化庚子司馬翌年辛丑登第薦入史局歷春坊承旨大司諫大司憲忠清監司慶尚監司戶曹判書吏曹判書左贊成戊寅拜相官至左議政己卯坐罷辛巳被禍年六十一

癸卯薦補史官年少貌弱而氣度夙成 成廟嘗稱兒長者及以父喪去位 上曰比久不見兒長者蓋眷顧也

燕山時為掌令因白岳隕石之變極陳闕失爲主所忤庚

申廷議以西鄙驛路凋獘擇幹臣以公爲大同察訪公
擲垢按庸科條簡便平壤府常侵驛卒公控監司請止
累言不見聽公翻然棄官歸監司追謝至懇乃還卒遂
公志吏卒相傳歎羨
丙寅 中廟反正拜公大司諫時諫院既廢還設公明鍊
典故悉復盛時規模丁卯以承旨出按忠清道昏政之
餘詞訟倍常公折以片言案無留簿風采所臨州縣肅
然
乙亥判吏曹先是銓官注擬視托屬高下如公薦及有切
當錄者沉而不擧公慨然矯獘一斷以公閑御不敢干

趙公光祖及金湜金大有輩皆公所薦擢公誠於用賢政事不拘資格士林屬望而肉食多忌　上亦疑不守常憲公乃辭職（並栗谷撰神道碑）

章敬王后上賓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因求言上疏請復廢妃兩司長官權敏手李荇等指為邪論請置於死事將叵測公以特進入　侍反覆辨救謂不宜加罪以杜言路臺諫反論公傅會大臣侍從題公之議而亦爭之臺諫以此見罷而獄事遂紆然當時廷議始有異同竟媒己卯之禍云（潛谷隨錄）

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夜五更府胥吏來言三更領相鄭公

旂召詣闕令有招三公之僉安公驚起詣闕夜尚未艾
也首相獨坐賓廳安公問事由鄭公揮淚掉頭咄咄不
忍語但道械器已具殿庭云耳安公遂與鄭力請會朝
廷議罪反覆論啓乃僉召叅議以上而多官共啓伸救
己卯錄
士禍之作公坐爲清流所宗免官明年奪爵公之子處謙
憤袞貞芟刈搢紳潛謀除君側之惡時辛巳歲也其弟
處誠告公公大驚欲執詣　闕以聞恐延傷士類乃率
歸陰城村舍以沮散其謀其庶姑子宋祈連詣政院告
以謀害大臣袞貞等治獄極其鍛鍊搆成大逆公竟坐

被法大臣救不能解聞者冤傷之多流涕神道碑
祀連母甘丁即瑭父司藝敦厚婢妾所生也從黜為不道
語司藝杖出于白川外家嫁宋璘生祀連瑭視如子弟
出入信幸至是聞處謙與詩山正正叔等酬酌之言自
幸得訐以瑭夫人初喪吊客錄及發引時從軍簿上變
遂成獄紀年通考
公身貌不踰中人而莊重寡言笑清儉自律俸祿之外無
他營守正奉公果於為義立朝多達明如復昭陵從祀
鄭文忠追贈金文敬鄭文獻設薦擧科等事或主或贊
公力居多故特慍于群小神道碑

己卯三子皆中薦擧科公聞報愕然驚起曰三子登科古今罕有天道惡盈招損理也　上雖遣中使賜賀優洽而惴惴焉不樂如無所措

公沒之四十六年孫玧上疏曰祀連之告只擧謀害大臣初非判逆之類故祖父雖不忍於捕告而率往鄕村竟折其謀則功亦准過未蒙伸理誠爲九泉之冤　明宗特命還給職牒（并潛谷舊錄）

安相公瑭平生好食鼈有時求諸三江之漁父亦有聞公之所嗜而來獻者公之未發禍之前有小鼈如銅錢廡下抹樓及內外庭中散行無數不能盡除置甕於庭中

拾而投之淵則員黿放之於江纔及周年公之子處讞被誣而誅公亦緣坐而危得生非由鼈而是亦鼈妖也

松窩雜記

[illegible]

金淨 文簡公

字元冲號冲菴又號孤峰成化丙午生弘治甲子司馬 中宗二年丁卯文科壯元賜暇湖堂歷校理吏郎典翰承旨副提學大司憲吏曹參判兩館提學刑曹判書己卯下獄杖配錦山旋移珍島又拿鞫決杖安置濟州辛巳加罪賜死年三十六 仁宗朝復官 宣祖朝賜諡

先生有異質學語便知文字未十年已通四書一經嘗語同遊諸兒曰大丈夫生斯世偏小如此耶不足為也慨然有登東山之志年十四中別試初試第一名解以

年幼不赴會試曰科舉之文不足學也沉潛聖賢書夜以繼晝十五而孤持喪悉遵禮制月沙李廷龜撰神道碑

先生嘗與二三友約辟食或連夕或三朝不踰三日皆進食獨先生不下一粒七日猶自若其剛力如此宋祺壽撰行狀

金文簡公淨為親乞郡赴淳昌乙亥秋與潭陽倅朴訥齋祥相議曰　章敬賓天元子在襁褓中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若遵　成廟朝廢妃與　慈順大妃皆以後宮陞立坤位之列冊封為正妃則難為元子地莫若復立愼氏俾無辜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為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今承求言之教不容含嘿乃

合辭抗疏其畧曰造端觸始者出乎正則大綱大源井
井然光明動盪乎上而達之于萬事萬化者如影之隨
形如響之應群無往而不一乎正矣反乎是而求其成
譬猶涸其源而望流之清不亦難乎昔周之化始乎床
第之間流動乎朝廷之上沛然覃被于四方當是時也
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無有寸邪毫累于其間
以至天地位万物育騶虞麟趾休祥必應綿歷八百何
莫非關雎鵲巢之化也及其衰也内教廢弛有無故廢
亦正后而卒召戎狄之禍有陞妾爲嫡紊亂名分者而
竟速爭奪之亂其他如唐高宗廢王皇后而終見宗社

覆滅子孫劉絶宋哲宗廢孟后而本源顛錯陰邪醜蘗
致靖康之變况又有以妾為夫人瀆乱其常禮者其禍
豈少哉古來治亂之驗瞭然可驗如此臣等伏見故妃
愼氏被斥在外有何大故舉何大名爲此非常駭愕之
事乎當靖國之初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等既除愼守
勤則以爲妃乃其出也殺其父立其朝慮有他日之患
曲爲自全之私始出廢黜之謀茲固無故而又無名也
愼氏自 殿下龍潛之初載嘉悅貞以成好逑及 殿
下入承大統正位中壼受臣民之賀膺母后之尊 慈
殿無違忤之譏茀裯無可去之失矣 殿下受制於強

臣不能保其抗儷之重豈不痛心哉我朝沈溫被罪于
献陵而 昭憲王后玉度不玷徃軌瞭然可徵况守
勤非関國之罪則以周議親之典雖宥而全之可也今
既加罪而又必以累妃而廢黜之此不過愛身而無君
故也傳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昔燕女抱冤飛霜降燕
况守 廟社神人上帝所眷顧者而無故廢斥落莫一
室永結幽閟如是而傷天地之和氣来荐仍之諸災不
足怪也今内政缺主宜因此時廓然决斷復正愼氏于
坤后之位則天地之心所享也祖宗之靈所允也臣民
之望所副也 殿下將此位欲偏之誰乎存大分於既

墜全舊恩於已睽此正合於大義洞然無疑矣彼元宗
輩雖曰有大功於王室當時天命人心咸屬於 殿下
適承天人之會效其力而負恃其功肆然不忌劫制君
父放逐 國母犯天下古今之大分此正萬世之罪人
也功不可以掩之今雖已死宜明正其罪追奪官爵曉
諭中外使當世與萬世灼然知大分之截然不可犯也
是時兩司皆入試場出榜肅拜後會于西賓廳大司諫
李荇倡言 章敬既誕元子而昇遐復立愼氏若論先
後則愼氏居先而有王子之慶則國本或撓兩司靡然
從之指跡意為邪議請拿推 命六曹堂上弘文館專

數議啓皆以爲承求言之敎言雖不中不可罪之以防
言路唯臺諫力請詔獄拿致鞫問爲大臣所救止徒配
己卯黨籍補
丙子蒙赦還家即往嶺東遍踏名區仍入俗離山寺讀書
三冬無意仕宦朝廷啓請召還丁丑連除應敎典翰副
提學皆不起時靜菴趙先生與先生結道義交移書敎
勉 上亦召旨絡繹先生不得已赴 命
己卯特陞刑曹判書又兼藝文提學先生感激殊遇與同
德諸賢竭誠建白革弊興化如請罷昭格署以正祀典
刊行鄉約以敎民彝請明小學以敎蒙養創設賢良科

以叔賢俊追削靖國功臣之濫叅者以杜倖門者皆流俗之所駭異勳戚之所切齒也（并神道碑）

公年富氣銳以身擔國事遇事風生人不敢干以私公之夫人乃鄭相光弼之妻姪也光弼憂公過剛取禍一日延入寢室從容語及君子處事當存忠厚不可太剛乎忤物情公應之曰吾不能為此狡態也光弼憮然而罷（言行錄）

一日南袞以禮判訪冲庵冲庵已往靜庵第袞仍過靜庵靜庵出待廳事冲庵在房內不出見袞語良久問曰僕聞冲庵在此自其家來願與共晤可得見乎靜庵聞

闔呼冲庵出来冲庵不知袞尚在曰南小人去矣袞勃
然而起於是知終不爲士類所容乃爲網打之計休窩雜纂
十一月十五日洪景舟與袞貞謀夜開神武門入稱受密
旨潛納小牘脅召大臣起大獄先生與大司憲趙光祖
等十八人一時收繫供單獄具并當以死首相鄭光弼
牽裾泣諫太學生三百餘人伏闕慟哭始許減死論先
生杖配錦山碑
囚禁府之夜皆以爲必死其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列坐
空庭相與酌酒以相永訣元冲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歸
客空留明月照人間大柔金絿和曰埋骨白雲長已矣空

餘流水向人間又咏曰明月長天夜元冲和曰歲冬惜

別時皆從容自得德陽日記

冲庵之始至配所母夫人在一日程之地憂傷成病轉至

危劇冲庵聞之馳往省之晋陞于天冨守舍仍使守直

人告于郡守鄭態且道翌日將還之意態修書送柑子

雉酒使饋病親適移配禁府都事急向配所冲庵顛倒

回来即詣珍島後權臣以為亡命拿致詔獄冲庵引鄭

以證鄭曰彼窠逃走態初不知贈以柑子雉酒云者乃

其歸辭也遂决百棍安置濟州稗官雜記

冲庵配濟州踰年執義金彝孫司諫蔡紹權等請加罪賜

死臨命作詞曰投絕國兮作孤魂遺慈母兮隔天倫遺斯世兮殞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屈原兮高蹈遙長夜冥兮何時朝耿丹忠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道摧千秋万歲兮應我哀 東閣雜記

先生天分甚高識見超邁安知莊重敦大輝光孝友出天至行純倫學業精深門路最正篤信小學書尊尚近思錄終日端坐門庭蕭然絕無雜賓闒茸不入於門俸祿先班於親戚之貧者不樂榮進常懷急流勇退之志雅好泉石每遇佳處徜徉忘返蕭然有出塵之想奔義如不及疾惡若將浼於書無所不讀一掛眼終身不忘文

法西京詩學盛唐雄健俊逸絶不沿襲陳言惜乎其在世苦短遺失又多也神道碑

先生嘗入俗離山兜率庵沉潛經傳危坐窮晝夜爲居敬主靜之學默察此心於善惡公私之分立言行事必以聖賢爲準平居莊重寡言笑唯與同志討論聖賢微旨致力乎其内一意涵養食息之頃不措也其在謫中語子弟曰余平生處心不愧幽獨而今得奇禍汝等無以我自怠也

先生喜韋蘇州詩手不釋卷嘗讀孟浩然詩甚喜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故其詩意態多出韋孟

先生嘗在翰林所製論語題出尋常一時之章以先生爲稱首

先生常謂學者曰人心本虗而無迹須臾馳騖難於調六馬須存省操持收斂常在腔子裡狀并行

時新刊近思錄多士求序跋於諸賢靜菴固讓於先生其見重如此神道碑

公之落南也道過淳昌淳昌之民男女老少爭持酒餞擱道涕泣勸留曰吾舊使君也濟州之俗尚淫祀而昧禮制公述喪葬祭儀以導之氓俗大變於此亦可見公風化之一端

先生在島中吟一絕句曰蕭蕭山雨下茅庵秋老荒城晚
色酣故國山川魂自往不知身在海天南（并行狀）
冲庵答其外任書備錄濟州風土其叙物産處似相如子
虛賦而先鋒則加焉又文字悲壯寔近世之所未有也
書中曰若登漢拏絕頂四顧滄溟俯觀南極老人指點
月出無等諸山眥如太白所云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
没者唯此可以當之惜吾羈囚勢不能耳然男兒落地
横截巨溟足踏此異區目見此異俗亦世間奇壯事蓋
有欲来不得欲止不免者似亦冥數前定何足歎焉又
云骨肉隔絕親知悠緬昔時從遊凋喪已多天外孤身

幾嘗世故尋常處心固未嘗不怡然順理而忽然念至亦未嘗不悵然以感也余每讀至此輒掩卷墮淚嗚呼痛哉稗官雜記

世之論者或云己卯諸賢負荷太重設施無漸不能調適時宜以至於此嗚呼豈其然乎 中廟立國於大亂之後銳意更化簡任賢才虛己以聽此誠千載一時也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當盡所學豈可循常守古苟焉而已若其尚來之禍福關時運係興衰天地之有所憾於先生何有焉雖然天運無往不復是非不待百年列聖崇奬儒林興勸以至于今爲士者皆知善之當爲

惡之不可為為善者雖死亦榮為不善者雖生如死一線正論終不泯滅者伊誰之力也碑

燕山朝有 善宰相遭繼母喪以病食肉時有短喪之法其宰相待客設酌亦置肉於盤曰吾既食之於肉令而不置是詐也 中廟初金冲庵為正言駁其事坎軻數年後為忠清監司冲庵適為都事見其調笑詼諧以為無他腸一日因杯酒乃曰頃歲公之被駁我實發之豈知公之虛懷至於此也至正德己卯冲庵與趙文正等俱被謫於外仍移配濟州不數年將賜死其宰相時為判尹獻議曰金某之死不可赦也冲庵之謫固不待

彼而彼之一生含憤發之於此冲庵安可指彼為虛懷
乎冲庵君子人也幕府酒杯之間從實不諱此其真虛
懷者矣（稗官雜記）
金冲庵以刑曹判書嘗訪承旨尹自任（或曰副提學金絿云）其妻父
出揖曰拙壻未還請整藉席遂延上座既定其人語及
刑曹公事似有請托之色公遂正色移時不交一語尹
之来其人慚謝而入平生以為羞愧公固不敢干以私
者彼亦朝官而不知公乃至此耶宜見狼狽也（寄齋雜記）
金提學浄坐黨杖流濟州至海南之海涯憩道傍老松下
吟成三絶白松木而書之曰欲死炎亭渴死民饑辭巖

硜屈長身村斧日尋商火煑知切如政亦無人又海風
吹過悲鮮遠山月高来瘦影踈頼有直根泉下到雪霜
標格未全除又枝條摧折葉鬖髿斤斧餘形欲卧沙堂
絶棟樑嗟已矣槎牙堪作海仙査士林傳誦莫不憐之思齋摭言

冲庵學問初雖陷於老莊後来所見寔高人一等其帰養
辞職等疏出於至誠有此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陷大
禍豈不悲哉退溪文集

冲庵先生平生清粹夜未嘗昏睡徹曉一夜中路就枕而
已輒復着悟清坐待旦云渾聞之不覺竦慕牛溪文集

巳卯諸賢一時之論以爲文則法漢書則法晉詩則學唐人物則以宋諸儒爲準如金元冲金大柔奇遵華是巳書堂舊有漢書具題目即冲庵等昔年余以救荒御史往忠清道則懷德舊宅冲庵夫人尚在恣道捉剌具孫出示冲庵殿試試卷字畫與漢書題相類殊有晉人筆意月汀漫錄

金湜

字老泉淸風人成化壬寅生洪治辛酉進士以別薦

授宗簿主簿歷持平掌令 中宗十四年正德己卯

擢賢良科壯元超拜直提學陞副提學旋移大司成

神武禍作下獄杖配善山庚辰亡 命自縊年三十

九

公天姿精粹聰警絶人六歲而孤長于外家母睦氏命之

曰汝旣早孤要自樹立無忝所生公慨然刻勵首倡性

理之學遠近學者宗焉

丁丑七月經筵官韓忠進曰近日在讀書堂欲讀性理大

全而難於解說令之知理學者惟户曹佐郎金湜而已
臣欲與同僚啓請金湜賜暇講讀而國法非文士無賜
暇讀書之例故終不果金湜之學非但能通一方而已
陰陽理數文章無不通貫令若進講理學非此人其誰
能之　上曰科第外有如金湜者則用之當不次也
戊寅冬拜掌令　上曰金湜已欲使之進講而臺諫之職
亦重故未果耳湜之爲人子於講論經筵時知之矣副
提學趙光祖進曰如湜之爲人非但文士中所無自是
難得之人也並己卯諸賢傳
己卯四月設賢良科　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凡入試者百

二十人就其中又抄選五十八人讀卷官申用溉等課次試卷取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入啓傳曰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宜廣取賢才布列朝廷可也且金湜賢者要得此人將爲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與今居壯元予別有喜焉用溉等回啓曰非徒湜也有名之士多與焉臣等亦深喜焉又 傳曰今所取之人固皆賢士予之尤喜者金湜爲首也東閣雜記

拜大司成通讀之日公正笏坐明倫堂諸生以次就位難疑答問疏源導流破肯綮闢奧窔抉微旨諸生承戒服膺如客得歸由是士論庠生來學者不憚遠或築室公

居之旁者有之冲庵文簡公所見昭曠眼空一世而朝

罷必手大學步就老泉學云趙龍洞細橫碑

一日 上遣承旨韓忠課製泮儒又遣中使宣醞明日公

率諸生詣 闕謝異數 上引見又進諸生翹楚者試

橫經待問如鍾小大不舛韓忠進曰濟濟多士咸彬彬

可觀師儒得人之力大矣公起而拜曰臣固不足為師

近觀泮學士風可謂譬昔一變臣願 聖明師文王以

寧之風焉是時靜庵文正公倡不傳之學明治亂之道

日進謨訓冲庵文簡公博學強志嫺於辭令公知類通

達強立不反表率首善之地金自庵絿韓松齋忠奇復

齋遵朴江叟薰皆出羣之才也文質騈驚志同道合拔
茅連茹日月獻納無非君吾堯舜世吾唐虞也
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夕公與諸表兄弟齊宿于外家行將
外祖忌祭或問朝廷事公愀然不樂曰濫叨匪分已蹈
危機他日會宿亦難必也要與叙舊耳政敎利害非所
問也表弟睦世秤曰若知禍機何不遠避公曰既為鷸
蚌進退維谷禍在朝夕雖智者無為也祭既畢夜尚未
艾金吾郎領軍跟尋到門（己卯諸賢傳）
公與靜庵諸公就獄杖配善山庚辰二月聞加罪喟然嘆
曰燎原之火迫于四郊將與所舍同就燒盡而已適有

客曰奸人之事不可測也徒死何益當投隙看勢若知
加罪出於　主上則死無遺恨公曰凶謀有所不測則
挺身赴難以報不世之遇素所願也遂與客縱飲大醉
客與李信輩謀曰安忍坐視無辜而就死於奸人之手
乎不如竊負而逃僥倖保全家僮亏音山力強勇健庶
能負持遠行乘公醉臥仍使亏音山負持行數十里猶
鼾睡如初及曉公乃覺業已知此無可奈何遂與亏音
山李信向靈山李中家公卜藏身吉凶爻辭有山人數
事之語不欲向山寺中曰信本一緇徒即是山人而性
又不順且人众難容不如先出送之中家肩曰為大事

者不顧小仁若或疑之當滅口安用先送公曰不可以卜筮先疑未萌之心不如厚其粮餉樹恩而善刑之可也即與之別曰逮捕日嚴吾三人勢難同行汝須先行探問朝報期會於茂朱吳希顏家信宜抵京城上變告曰某今在李中家使其子德秀德純與其門徒謀告大臣信卜與安官奴也少從役爲僧混聚徒講學觀度業門下長髮集上字于流編應居之輩人皆主志勸告見者奇之遂混被逐僧追行因以上京告變也金吾郎馳到中家則公先一日已出去矣是時邏捕益急公晝伏夜行艱至茂朱吳希顏亦已被拿而去四顧無舍由山谷間欲抵智異山到居昌縣不得食者已數日矣一日在高梯院之東北

山麓采蕨欲治食使亐音山求火於村舍遂自縊亐音
山縕火而返則已無救矣亐音山覔得文帶中有小疏
一張造于縣官啓聞其疏曰亾命臣湜謹拜手稽首吐
露微臣寸悃于主上殿下臣既負　殿下為亾命極知
無狀露情悃於　殿下徒為喋喋但臣之亡命亦非徒
然則不忍不畧吐謬見使　殿下長慮也臣雖無狀粗
識古人行已有方則非不知偷生之可恥守節之可尚
必此冒恥而為之者見凶賊之將危　宗社欲效區區
之忠義非負　殿下願　殿下少垂察焉豈特知臣之
情而已哉臣當初被罪時詳聞起禍之由沈貞本一貪

饕無厭凶狡難狀之小人不為清議所容積怨于胥思
欲作乱者久矣苐無其隙因光祖過知 聖上學者同
趍小民稍善乃以不經讖文潛搖 上志又嗾陂卑不
逞數三宰相遂構士林之禍士有一名皆稱黨禍遂取
頑嚚無恥之輩充諸朝廷其姻李蘋為諫長臺官稍有
請論令蘋擊去之俾 上聾瞽又與南袞多聚武士朝
夕盈門者志豈止於剪除士林而已哉然則朝廷非
殿下之朝廷乃貞之朝廷也勢不亦孤哉不亦危哉臣
故隱忍亡命使奸凶危逼於 君上則挺身赴難以報
殿下不世之遇者臣素志也且深知 殿下之聰光

祖非本心也罪臣亦非本心故為此區區也　殿下幸渓察微臣情素而觀其勢則可以知奸凶之情迹若殿下終始不寤則祖宗奈何社稷奈何盡殺名士而國存者未之聞也微臣一身非所恤矣以臣之辜延及無辜即當為　殿下訣敢以是上達己卯黨籍補

金大成夜投朴訥齋祥光州村舍同宿備陳羣奸壅蔽天聰自作威福今日之事　主上宲未必知早晚當自暴白訥齋答以袞貞奸謀楪緘渓密不應如許空踈且非如前代權臣閹竪脅制君上之比此生復見天日難矣金始欲埊悔悟是曉辭去自縊於道傍橋下畸庵雜錄

公之自經也題詩石壁曰日暮天含黑山空寺入雲君臣
千載義何處有孤墳本縣傳報觀察使馳啓何送宣傳
臣與曾識公面者檢驗實否然後致其妻子
士禍既作袞等盡反所為議罷賢良科大司憲李沆曰金
湜初非高尚不屑於科業蓋以才學短淺量力而不進
取者乃以此科拔之今若不罷則後之權奸欲植黨必
以此藉口執義柳灌曰湜全不知書矣承旨金希壽曰
此言過矣臣嘗讀古文若難解問湜湜剖析甚當不可
謂不知書者矣 上初命勿罷後竟罷之 休窩雜纂
金湜有口才雖不能該貫經傳而能為性理之說為大司

成每於通讀之日學者盈於明倫堂終日亹亹無厭倦
色
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格物之法
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説而元太初云金老泉説
類此滉謂金公號精於經學恐不至如此之謬蓋推吾
之知乃致知事今以言於格物已爲非矣謂理爲法度
尤所未喩而謂自至於法度者即極處自無不到之意
而謬則益深並退溪集
崔丈永慶訪余余問金斯文滉以掌令赴擧方爲臺諫寧
有爲擧子入場之理乎若金則後來多有狼狽不須言

如趙靜庵爲友而不救其失何也崔丈曰靜庵亦以司諫赴擧司諫徵官雖不如臺官而其失則一也沙溪語錄

韓忠

字恕卿號松齋清州人成化丙午生正德庚午生員
中宗八年癸酉文科壯元歷修撰吏郎典翰直提
學承旨忠清水使己卯下獄配巨濟辛巳拿鞫杖死
宣廟朝贈吏曹參判

公生而岐嶷器宇瓌偉祖監牧公智奇愛之常抱負而行
一日宿懷中忽驚悟問其故曰夢騎龍頭上天龍角觸
背而覺年七歲監牧指路傍堠使爲聯句應口對曰長
生義闕行行客監牧曰闕字汝何知之曰頃有賓來論
文偶得聞耳十二歲文思日進欲赴監試父參議公臨

以其年少止之強而後乃令老僕偕入場考官憐其稚
弱喜其穎秀呼韵賦詩則應聲而對觀者驚以為神意
嘗攜友上寺取小學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朱子語等書
沈潛玩索晝習夜誦端坐如泥塑人兩膝皆穿自三月
至明年四月之終寢不解衣蚤虱滿袴猶不知苦常曰
業精在勤不宜虛擲歲月

公性輕財好賑施恭議公儲私穀數百斛公從容諫曰士
君子不宜殖貨恭議公曰汝言善矣任汝處之公即聚
窮族及鄉里之貧乏者盡散與之人皆感歎庶幾敬不
肖恭議公不子出之為髡遁去香山公悶其迷誤多方

拈諭仍敎小學立敎明倫之道遂長契同居焉
公與趙靜庵金冲庵爲道義交公退必會設大衾長枕同
宿焉相與論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道硏窮太極
圖說至忘寢食期與儕遊同死生常曰在朝則與諸賢
戮力王事在野則與遺逸討論經史無非行道濟世之
心也
被選湖堂常謂人曰國之設此堂將爲培養士學施於政
敎吾東方理學不傳久矣請給暇數年則願與同僚之
好學者日夜切磋以講治道
中宗嘗因災異延訪廷臣于思政殿韓忠進曰 殿下雖

勵精圖治而如彼鄙夫居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固有所由治道之成不可望矣及退右相申用漑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鄭光弼時爲首相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怒故敢發此言此於吾無所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可抑也休窩雜纂

公於人鮮許可高自標置聞人有善言不啻若自其口出見不是雖達官貴人不直視遭遇 中宗恩遇隆重法筵陳誠知無不言 上亦虛心傾採薦霅川渚金老泉湜李灘叟延慶朴江叟薰學行請奬拔大用皆從之

公於書無所不讀於藝無所不通曉解律呂陰陽卜筮天

文地理左工觀德之財殺無不中性真率坦易不事修
飾常彈七絃琴崔猿亭輒起舞以為樂
宗系辨誣極選奏請使臣南袞為上使陰崖李公耔為副
使公為書狀官公在道未嘗與袞論事袞適有疾李公
為之調藥公曰這漢必赤士類陰崖曰同事万里豈可
存此畛乎及入北京適皇帝幸陝西榆林關距京師一
千五百里袞數欲退還公曰吾等受命遠来遭此變故
義不可棄 君命於草野與使臣日詣禮部呈文辨誣
禮部尚書毛澄郎中姜龍感公忠懇以本國奏本議于
諸閣老諸閣老歎賞覆題准許改正朝中士大夫咸傾

識其面来訪者日衆玉河館門之外車馬嗔咽皆稱此
人不合在小國求諸中國亦不多得云衮猜忌日積必
欲構害
公雅好音律欲學七絃琴華人曰此琴三年不成奈何公
買琴而調七日傳其音誦詩周南篇和絃而彈聽者異
之
使還 中廟嘉之賜土田臧獲衮引功歸己公亦不較己
卯特除典翰俄陞直提學七月拜同副承旨陞至左副
聖眷方隆朝望咸屬而既為衮所仇嫉羣小謀釀士
林之禍最憚公劉直托以養親黜公為忠清水使公即

辭朝營務甚閑與沖庵金公同遊玉溪山臨月潭竟日忘歸

公在水營聞靜庵已杖配綾城單騎往迎于錦江和詩為別未久公之拿何至矣供辭曰生長草野徒知讀古書居家孝友立朝忠義為尚凡所懷抱誠心陳達而已與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絿等雖同朝相識別無朋比盤據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之事云云命減死流配巨濟辛巳安處謙之獄起有黃瑞虔者名在書記中衮以公怨鄉音同拿致于理　中宗親鞫知其誣陷淚即命保放衮知　上欲釋陰使守卒入獄矯制拉殺之

公外雖寬中少忮內寀劉直自遂見人之惡嫉之已甚或

面斥其邪或擯不與言彼乃刻骨啣憾潛伺暗螫必欲

甘心於公而公猶不少沮豈易所謂亢龍有悔而或欠

於明哲保身之道也卒之再中毒手得禍最酷嗚呼痛

哉 並月沙李廷龜撰行狀

韓忠以弘文應教覲親于忠清道過振威縣遇一人眼儒

服袖出長書條列時政得失其言論奇辨問其姓名不

答長揖而去忠大感之以為賢而隱淪者還朝啓達其

書下論外方物色求訪後聞之其名權鐸初為燕山幸

姬張淑媛家書題挾書恣為奸濫者也蓋忠見欺也及

士林𢡟作李顥柳溎等効忠欺罔拿鞫杖流巨濟辛巳辭連安處謫獄死杖下（東閣雜記）

韓承旨忠氣槩豪放早有文名善音律又能彈琴以奏請檢察官赴京聞有善卜者令譯者問其平生首尾吉凶卜者推數只書藏頭體一律與其詩曰少年才藝倚天摩手把龍泉幾歲磨石上梧桐將發響音中律呂有時和口傳三代詩書教文起千秋道德波皮帶已成賢士價賈生何獨謫長沙回還即時坐黨被謫未久又被告杖死獄中平生首尾舉歸如此亦可怪之甚也（思齋摭言）

奇遵

字子敬號服齋貞武公虔之曾孫弘治壬子生 中宗九年甲戌登第選入玉堂爲正字官至應敎己卯士禍杖配丹山庚辰移配穩城安置辛巳加罪賜自盡年三十 仁宗朝復官

奇遵嘗於經筵微及爲燕山立後之意 上訪于大臣并論魯山立後當否後日朝講侍讀官蔡忱曰魯山燕山事迹與大臣議之大臣等以爲魯山年代旣遠不可立後魯山闇弱不克負荷而已非得罪於 宗社者也豈諉諸年代之遠而不立後乎奇遵曰若立後則只於燕

山而不及魯山不可也皆立其後則國脈延長 聖德
亦至矣古者不特祀帝王之無後者至於大夫之無後
者亦令祀之使有所托况既爲人君而孑然無托則豈
非 聖朝之累乎以 祖宗在天之靈見之則皆是一
樣子孫或孤魂無托其得安乎 上曰若立後則年代
之遠不可詳也當更議以定議竟不一而罷朝野記聞
己卯諸賢公爲最著一時之選以論思爲主故公長玉署
歷還至應教多有補益羣紛一斑
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初昏仲畊往尹自乘月來館安挺李構
亦来欲觀星辰歸簡儀臺俄頃政院使令馳報云西門

宰相數人入闕且於勤政殿中火光有之而軍士圍立
云云相與語曰豈有政院不知之事我即下來俄有
命入番承旨兩人弘文館兩人翰林注書下義禁府夜
二鼓即就獄俄頃四宰李耔刑判金淨大司憲趙光祖
大司成金湜副提學金絿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旨朴
世熹右副承旨洪彥弼同副承旨朴薰等並下獄旋
命放孔瑞獜柳仁淑洪彥弼等三人又 命放沈達源
安挺李構等三人又 命放李耔十六日朝金銓李長
坤洪淑等坐起鞫云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絿等私相朋
比詭激成習引誘後進盤據要使公論顛倒國事日

非辭緣尹自任朴世熹朴薰及余和附先祖等詭激之
論辭緣大抵所招相同余招曰臣自少讀古人之書頗
知向方以為在家則盡孝悌在國則竭忠義與同志之
士講劘古道欲使吾君為堯舜之主世道朝臻至治以
盡儆誠且人之善者善之不善者不善之耳豈敢私相
和附先祖等志同道合故相與交好未知為詭激也從陽
日記
先是公之兄適為母乞郡除茂長縣監亦文士也公謫在
湖西音聞罕傳及移配穩城情事罔極欲往見母挺身
南走行未一日程自覺其非而返後事覺與牙山縣監

裴鐵重下獄鐵重懼得罪以逃歸爲供公在獄中裂幅上書畧曰臣生閱月慈父見背提携鞠養惟寄偏母臣初被罪母在陵長聞臣遷謫日夜號泣雖欲往見無由得遂及移穩城忘料天南地北絶相遼夐一去塞外無路更見死生存亡音聞亦難欲一見而以相永訣情悝于中不復自止事迫倉卒輕妄出去旣出而更思之後事難處惕然悔改還來配所在逃之罪似難自明然日非再閱情非有他宲不忍於子母之間以致於此臣當伏厥罪然孝以理國下察微情則亦庶幾生成之一德

伏願 聖明垂察焉 命決杖還配辛巳追論賜自盡

奇應教適一日禁直夢羈旅關外間關跋涉客路中吟成近體一首曰異域山江故國同天涯垂淚倚孤蓬頑雲漠漠關河外古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艸外人家遙住夕陽中征帆万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忽覺記夢書館壁未久坐己卯黨籍湖西俄已移配北道之穩城道中所見皆是詩中景色控馬諷咏凄然嗚咽從者皆揮淚至穩城尋賜死可知人事皆有前定士林傳誦莫不嗟惋思齋摭言

先生生有異質年纔十三通文理十七八時慨然以求道

為意超習俗之卑陋而卓如也嗚呼偏荒晚出且無師友先生蓋嘗病也自是専以學問為事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事偏母盡其誠孝處兄弟盡其友愛於事事物物上各欲盡其倫理暢然以任重道遠為憂朝議以先生有啓沃輔導之學選入玉堂先生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仁義性理之說反復論難欲致吾君於三代之上而尤勤懇於格君心之非立朝五六年之間汲汲欲激濁揚清崇節義變苟且累進疏章欲其 聖心感悟沐浴齋戒若對越乎神明雖夜必整衣巾以坐至若天文地志亦皆洞究其精微官終四秩其祿甚微

以供甘旨之餘輒周戚黨之貧寠者室人或以告之笑
而不答時趙先生先祖得遇　中宗以辰布所學先生
一見志合恊心共力允一施一措必以忠孝為本世方
仰其有為而向之自以為耆舊宿德者素不為清議所
貸常懷積怨伺影欲財者久矣二三宰相構成虛語百
計中傷潛入宮門鼓動君上以口不可道之事售一網
打盡之術當夜起事直欲以短兵除之時會首相泣涕
以諫皆得一頃之命於是趙先生蒙首罪遠竄金先生
淨及先生以次貶逐知名之士流放殆盡為善者惧矣
嗚呼當先生穩城之謫也流離辛苦動忍拂欝困辱而

沮抑之者備於詩可考矣然以朝聞夕死爲念死亡無日而尚且講易不輟篤實自新雖燕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終始不怠得正而斃臨絶之言猶必以忠孝恐未盡學問恐未至爲說從容就死如赴樂地其爲所養亦至矣思庵集德陽遺藁題

鄭林之材未成棟樑而遽纏於風霆可爲於悒其過於吁咈有不可論者矣退溪集

正德庚午夏游松都之天磨至仲秋乃還是時德陽奇遵子敬從之先生呼子敬曰措大從我如是力學刻苦不爲勞乎蓋相長之言也

先生雖不能引去每欲辭退一日竒子敬致簡曰欲棄官
殺斂身山林無復有世路之念先生曰亦當如是竝靜菴行
狀